

清华南渡大师与国家共患难的慷慨悲歌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清华园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这场战争，改变了清华学者的人生轨迹，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。清华学者南渡西迁的心路历程，书写了一曲与国家共患难的慷慨悲歌。

北平变天，准备南下

1936年，清华大学决定在湖南筹设分校。2月，梅贻琦与顾毓琇等赴湖南，与湖南省主席何键洽谈，何键对清华在湘设分校大开绿灯，并希望首先筹设农学院。清华大学为稳妥起见，表示拟先设农业研究所，然后逐步改为农学院。

关于校址，原拟购圣经大学旧址，后因其索价60万，清华无力承担，而由何键拨长沙岳麓山空地一百余亩赠予清华作为建校之用，何键与梅贻琦代表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。

1936年冬，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、仪器到汉口，每批10列车，每车约40箱。这些设备、图书，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非常重要的教学设备。

1937年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。但身处清华园的教授们，尚未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天中午，冯友兰和几个朋友在北平香山饭店吃饭，下午回到清华后，有人给他打电话，说西直门关了。问什么事，冯友兰也不知道。第二天，他才得到确切消息：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卢沟桥交火了。

7月29日，冯友兰、朱自清等清华学者得到确切消息：宋哲元（时任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）、秦德纯（时任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）昨夜里都走了，北平的局面变了！

8月，国民政府命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。梅贻琦于8月底到长沙着手筹备，9月初在长沙成立清华办事处，在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汉口四处清华同学会的协助下，办理通知清华南下师生职员到长沙开学等事宜。

9月初，冯友兰和吴有训一同告别清华园。当时

京汉铁路已经不通火车了，冯友兰和吴有训先到天津，沿着津浦路南下，在济南作短暂停留。9月22日，朱自清只身起程前往天津。

11月初，吴宓和毛子水等人南下时，从天津到济南这一段不通车了。他们从天津乘船到青岛，乘坐胶济铁路线的火车到济南，然后再南下。

大师云集南岳

冯友兰和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到了郑州，碰上了剧作家熊佛西。冯友兰邀请他们到馆子里吃黄河鲤鱼。冯友兰说：“此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，我们还是先吃一顿黄河鲤鱼吧！”

熊佛西喜欢养狗，吃饭时讲了许多关于狗的故事。他说，北平许多养狗的人家，人走了，狗没法子带，只好忍痛抛弃了。那些狗，虽被主人遗弃了，却还守在门口，望着空空的院子不肯离开。冯友兰说：“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犬，我们不就是丧家之犬吗？”说着，大家不禁唏嘘慨叹，潸然泪下。

9月中旬，冯友兰到达长沙，马上投入到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中。

1937年11月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，文学院设在南岳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教授们从不同的路径会聚南岳。

正是在这颠沛流离、战火纷飞的艰难环境中，冯友兰开始了他构思和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工作。

冯友兰和临时大学的学者游览衡山，拜谒南岳二贤祠。二贤祠建在方广寺旁，为纪念宋代张栻和朱熹聚会论学而立。二贤祠的嘉会堂上挂一匾，上书“一会千秋”。冯友兰游二贤祠，“对当时之巨变”感触不已，吟诗二首：“二贤祠里拜朱张，一会千秋嘉会堂。公所可游南岳耳，江山半壁太凄凉。洛阳文物一尘灰，汴水繁华又草莱。非只怀公伤往迹，亲知南渡事堪哀。”

之所以说南渡事哀，是想起“永嘉之乱”晋人、“靖康之变”宋人南渡的往事。当时，日军步步进逼，大片

国土沦丧，政府、大学搬迁西南。此诗是冯友兰怀古伤今而作，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沉痛心声。

再度迁徙壮举载入史册

1937年11月上海沦陷，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，武汉震动，长沙成为后防重镇。长沙小东门车站被炸，学校不能安稳上课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徙。

1938年2月，长沙临时大学在各地成立招待处。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时，女生以及体检不合格者、不愿步行者，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至广州，转香港、海防，通过滇越铁路到昆明。赴滇女生由樊际吕、梅美德、钟书箴率领，三人并负责护送教职员眷属。另有冯友兰、陈岱孙、朱自清、钱穆、郑昕等教师10人，经桂林、柳州、南宁，过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进入越南，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赴昆明。

其余师生组织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徒步去昆明。旅行团采取军事管理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，指挥一切，同行教师有闻一多、许骏斋、李嘉言、李继侗、袁复礼、王钟山、曾昭抡、毛应斗、郭海峰、黄钰生、吴征镒共11人，组成辅导团。

冯友兰、朱自清一行，快到越南边境时，冯友兰出了意外。车到离镇南关不远的凭祥县城，穿过城门的时候，他的左臂碰在了城墙上，到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左上臂骨折，只得住院治疗。于是，冯友兰在河内住了一个月的院。冯友兰住院，陈岱孙、朱自清陪同，直到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来到后才离开。

1938年4月28日，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在昆明东郊贤园进行简单休整，从东门进城。从1938年2月20日出发，到4月28日到达昆明。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历时68天，陆路全程1600余公里，200多名师生步行约1300公里，前后共计3500里左右的“长征”至此结束。

这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大壮举，也是师生共同创造的中国教育史奇迹。

文/刘宜庆 据《名人传记》

沙溪抗战纪事

文/刘升洪

1941年3月，日军第33师团准备调防华北地区，驻守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大贺茂，要求第33师团临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，结果因两个师团相互之间不配合，导致第34师团扎进中国军队的包围圈。此役即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“上高战役”或“上高会战”。

而早在上高会战前夕，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、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，率部在宜丰布防，其所属第74军王耀武部进驻宜丰的棠浦集镇和高家村，同属第9战区的第1集团军副司令高荫槐同时率第58军、新编第3军也分别进驻宜丰牌楼、板桥、棠浦、江洲等地，其集团军总部驻扎在牌楼屋场。沙溪也在第1集团军的军事防务范围内。其时，在棠浦（时称第三区）设立了“对敌封锁总站棠浦分站”，开展防范汉奸活动，沙溪境内群众积极配合，对出入村境的陌生人进行查禁，群众抗日意识普遍高涨。

1941年3月18日，日军中路第34师团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击。3月19日，日军中路第34师团由高安、棠浦一路窜入澄塘沙溪（现高坪沙坑自然村）境内，使沙溪人民饱受战争蹂躏之苦。

这天上午，日军从棠浦方向进入沙溪荒山、帆船山、陈加咀一带，从东边跨着田埂成纵队一字排开几百米，端着三八大盖，向沙溪屋堂气势汹汹一路横扫过来。这时，在村东头的角山上，有一支中国军人组成的阻击队，在山头架起机枪对日军进行了顽强阻击，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好撤出阵地。随即，日军过溪陂占领了角山。日军

因之前遇到了中国军人的阻击，一时不明村中情况，怕有伏兵，也不敢贸然进村。于是，在山头架起重机枪和迫击炮，对着村里及周边一阵猛扫狂轰。

由于敌人来得突然，村中群众没有心理准备，等到看清日军从田埂刮过来后，才慌忙跑到龙塘山背的鱼叭塘尾及陈家长带和陈家咀源等处去躲避。村民刘品贱手提食物，一路奔跑，一路被子弹追着打，脚底下弹起的烟灰像放爆竹似的。刚跑过山坳，就见一颗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老鼠坳尾爆炸开来，声浪气浪将山坎的土地削去了大半边，飞溅的泥土、碎石飞向天空又齐刷刷地落下来，烧焦了的泥土遗痕至今还在。

村民刘品全和刘佰怡妻子“莲妈妈”，本来都已躲进了山林中。一个突然想起了家中的牛，转身回去牵牛；一个忘了水烟筒在家，返回家中取烟筒。路上，他们不服气地说：“东西不能让鬼子抢了去！”话音刚落，一排子弹呼啸而来，莲妈妈被打中了头部，瞬间栽倒；刘品全被子弹从左边胸膛穿梭而过，生命奄奄一息；村姑姜妹子恰巧跑过此地，腰上也中了一弹，当时没死，因子弹在体内，无法取出，发炎脓肿几个月后而亡。

刘品全的儿子刘虎洪，见父亲倒在血泊之中，跪地痛哭。父亲趁还有一口气，强忍疼痛鼓起力气交待后事，每说一句话，血就喷射出来，声音混沌，含糊不清，大意是他存有80个银元，藏起来了，想交待给儿子。不幸血尽气断，这笔钱后来也就找不到了着落。刘虎洪正要背起父亲，不料日军已临近，已来不及逃跑，只好倒在父亲尸体边装死。一个日本兵朝刘虎洪眼睛猛踢一脚，刘虎洪人旋即被踢翻滚到山坎下去了。这个日本兵拉开枪栓还要射击，恰逢后面中国军队追赶过来，这个日本兵被同伴推了一下快跑，刘虎洪这才幸免

于难，眼睛肿得如同油桃一般。

更为惨烈的是楼山背惨案。当时，一批棠浦墨陂村的群众，为躲避日军集体逃到沙溪，藏在老屋堂对面山后的茜坑楼山背，结果遭到角山上的日军迫击炮的轰击，共18人遇难，伤者数十人！

就在日军进村蹂躏的时候，原驻牌楼、板桥一带的第1集团军第58军、新编第3军重整部队，一路向沙溪追击过来。日军见状，吓得纷纷向邻县上高方向逃窜，边跑边开枪还击。看似强蛮的日军，他们所谓的开枪还击，却是面朝前方奔跑头也不回，只将枪抗在肩上板着机关，枪管朝后盲目发射子弹，子弹几乎射向了天空。其狼狈之状，成为当时战事的笑料。

日军被驱逐出境后，村民们这才小心翼翼地摸回了村里。村民刘品肥发现，他家的四角板壁前，堆着四捆柴草，原来是日军准备放火焚烧村庄的。好在抗日官兵及时赶到，日军慌不择路逃跑来不及点火，沙溪古村才免此劫难。

后来，这股窜入沙溪作恶的日军，在上高镜山被中国军队包围全歼。之后，沙溪人民重整家园。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楼山背死难群众收尸安魂。当时，墨陂村也在日军的侵犯中，全村人四散逃难，村中无人可联系。沙溪村民刘品贱等自发组织起来，通过政府当时发放的“难民票”，将遇难者逐一辨识身份，一一深埋，然后再在坟堆上插上写有姓名的竹签，以便遇难者家属认领遗体。

日军的残暴行径，并没有让沙溪人民屈服，家仇国恨反而更加坚定了全村人的抗日信心。“上高会战”开始于1941年3月14日，终结于4月9日。

日军离境后，沙溪人民重振民心，按照县、乡政府的布置，积极为抗战作后援支持，如凑集工事构筑木材、参与运输队工作等等，为上高会战作出了贡献。